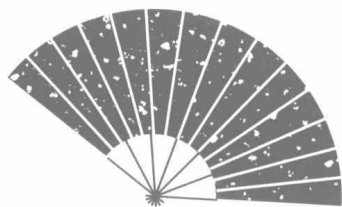


盲目物語

目谷崎潤一郎——著

郑民钦——译





盲目物语

目 谷崎润一郎 | 著

郑民钦 |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9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盲目物语 / (日) 谷崎润一郎著; 郑民钦译.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459-1590-7

I. ①盲… II. ①谷…②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8466 号

MANGMU WUYU

盲目物语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郑民钦 译

出版发行: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
大窝头村西

邮政编码: 065200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插 页: 1

印 张: 6.25

字 数: 9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590-7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录

盲目物语

001

刘芦

109

褴褛之光

169

我的故乡在近江国长滨乡下，我生于天文二十一年¹，壬子年，所以，我今年多大呢？对了，对了，六十五岁吧，哟，不，应该是六十六岁。我记得没错，四岁我就双目失明。起先我还能模模糊糊地看见东西的形状，天气晴朗的日子，琵琶湖的山光水色鲜明地映照在眼睛里的景象，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双目就完全失明。我也去求神拜佛，但根本无济于事。我的父亲务农，我十岁失怙，十三岁丧母，之后有赖于邻里乡亲的慈悲同情之心，学会按摩，得以勉强度日。一直到十八九岁，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一个好心人的介绍，我去小谷城里的一户人家当家仆。由于他的斡旋，此后我



1 即公元1552年。

就一直住在城里。

其实无须我解释，我的东家老爷，大家都知道，说到小谷城，那自然就是浅井备前守长政公的城郭，他是一位年轻出色的大将。当时其父下野守久政公尚健在，听说他们父子失和，似乎也是由于久政公居心不良，家老¹为首的众多家臣都站在备前守这一边，心服其人。

事情的起因大概是这样的：长政公十五岁那年，即永禄二年正月要举行元服²仪式。以前名叫新九郎，从这一天起就改名为备前守长政，并迎娶江南的佐佐木拔关斋的老臣平井加贺守的小姐为妻。但是，这门亲事并非出于长政公的本意，可以说是久政公蛮不讲理地强加给他的。这个下野守久政公有他的想法，江南与江北自古以来就多次交锋，现在虽然平安相处，但难说什么时候又会爆发战争，所以，如果两边能以联姻的方式作为一种和平友好的标志，以后国家的前途大概就没有战乱之忧。然而，备前守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成为佐佐木家臣的女婿。



1 家老，幕府时代诸侯的家臣之长。

2 元服，奈良时代以后，男子成年的仪式。

但是，父命难违，备前守万般无奈，只好答应。然而，当久政公命令他与平井小姐新年期间完婚，并不久赴江南与加贺守完成翁婿之礼，他觉得这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正因为父命难以违逆，自己才成为平井之流的女婿，如今还要自己上门与对方践行所谓的翁婿之约，更是岂有此理。父亲平时经常告诫他，生于铁甲弓马之家，当为天下高举义旗，以治乱安邦为本，自己即将成为武门之栋梁，随时都要以武士为己任。于是，备前守也不与父亲商量，就把这位小姐送回老家。当然，这种粗暴的做法也的确有点过分，所以父亲的恼怒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备前守当时还只有十五六岁，就具有如此雄心壮志，的确卓尔不群，可与浅井家族的先辈亮政公匹敌，具有天赋的豪杰之气。倘若家族有这样的主君，必定家运鸿兴，世代簪缨。众家臣皆认为备前守担得重任，尽力推举，无人出其右，久政公也出于无奈，只好将主君地位让给备前守，自己则带着井口夫人回到竹生岛隐居。

这些都是我到这里当家仆之前的事，我来的时候，父子关系已趋向缓和，下野守久政公和井口夫人也已经从竹生岛回到城里居住。长政公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迎娶第二位太太。这位

太太是信长公的妹妹阿市小姐。

这段姻缘的过程大致是：信长公从美浓国到京都来的时候，认为当今江州最出类拔萃的武士莫过于年轻有为的浅井备前守，于是思量和他联手合作。信长公对浅井备前守说道：“能否与我家族联姻？如蒙答应，浅井家则可以与织田家的力量合为一股，一气攻下固守观音寺城的佐佐木六角，然后进入都城，将来由我们二人平定天下。如果浅井家想得到美浓国，我可以拱手相送。至于越前之朝仓，那是与浅井家关系殊深的世交，我们绝无染指之意图，越前一国完全听任浅井之旨意。”信长公将上述誓约写于纸面，用词极为谦恭恳切，于是这门亲事顺利告成。

当时，浅井备前守已经娶了佐佐木家臣的小姐为妻，但拒绝前往拔关斋履行翁婿关系，拒不承认自己在这门亲事中的劣势地位。然而，在当时各国中权势熏天的信长公竟然找上门来，期望他成为织田家的女婿。这也是他武略出众、胸怀大志的缘故吧。

听说，那位前夫人与浅井长政公共同生活还不到半年，我对她不甚了解。至于这位阿市夫人，未嫁之前就已经是闻名遐

迹的国色天香，婚后，夫妇和睦，几乎是每年生育一胎。我去当家仆的时候，就已经有两三个公子和小姐。其中大小姐茶茶，当时还是天真可爱的小孩子，没想到长大以后得到太閤殿下¹的宠爱，非常幸运地成为淀夫人，为太閤殿下生下右大臣秀赖公。人的命运实在难以预测。不过，茶茶小姐从小就出落得如花似玉，眉清目秀，肤如凝脂，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连我这个盲人都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出来。

像我这样出身卑微之人是凭借什么好运气得以在如此尊贵的小姐身边伺候的呢？对了，对了，是这样的，前面忘了告诉各位，起先我是给武士们按摩。在城里也有寂寞无聊的时候，于是武士们说：“喂，喂，这个法师，你唱几首三味线。”我也就唱了几首世间流行的三味线曲调，大概传到贵夫人的耳朵里，说是有一个三味线谣曲唱得不错的年轻人，便派手下人叫我去唱了两三次，这样就进来了。

是啊，是啊，当时这里就已经是一座大城，除武士之外，



1 这里指丰臣秀吉。

还有各式各样的家仆，例如有专门表演猿乐的太夫¹，我觉得在这里起不到让夫人消遣的作用。但是，那位尊贵的夫人觉得世间三弦谣曲听起来十分入耳。而且，当时三味线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只有少数喜欢时尚的人在练习弹唱，也许正是丝弦的音色让贵夫人感兴趣吧。我学三味线，并没有拜行家为师，我天生就喜欢俗曲音乐，听过之后就能将曲谱写出来，不用别人指点，自己就自然而然地唱出来。我一直将三味线当作自己的消遣，不知不觉地熟练掌握了这门艺能。但毕竟只是自学成才的外行手法，并不具备给别人表演的才艺，也许是拙劣之处见真情吧，总是获得贵夫人的赞许，每次表演完毕，都得到丰厚的赏赐。

那个时候，正是战国时代，各地战火纷飞。只要外面打起仗来，里面就歌舞升平，主君离家上战场，侍女们闲得无聊，于是唱歌弹琴排忧解难。甚至在固守城池的时候，为了



1 猿乐，平安时代的艺能，也是能乐和狂言的源流。猿乐和散乐内容几乎相同，镰仓时代增加了模仿和歌舞的要素，成为寺院、神社祭典的表演艺术，并由此诞生专业的艺术组织。太夫是室町时代猿乐座的座长。

排解心中的郁闷，无论是外宅还是内宅，也时常举行热闹的演唱会。当然并不是现在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有意思。

夫人擅弹和琴，消遣寂寞之时，往往丝弦自娱，此时我取三味线与她配合，无论什么曲子都能做到珠联璧合，夫人甚为满意，表扬我是心灵手巧之人，此后我一直在内宅服侍。连牙牙学语的茶茶小姐也叫我“法师、法师”，让我朝夕陪着她玩耍，经常对我说：“法师，唱一段葫芦曲。”啊，这《葫芦曲》是这样的：

悄然小路屋檐下，
种着一株葫芦花，
任凭绿蔓四处爬。
葫芦悠悠颤，
颤得我心跳。

还有一首是这么唱的：

这漂亮的漆头盔，

正是河内¹战役的战利品。

呜尔嗨哟

呜尔嗨……

负伤创裂，

英勇杀敌！

呜尔嗨哟

呜尔嗨……²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谣曲，记得曲谱，但忘了歌词，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不久，信长公和长政公关系失和，开始打仗，这是哪一年的事呢？啊，姊川之战³发生在元龟元年。像各位读者这样的读书人应该知道那场战争。我那时刚来这里当差不久，这关系恶化的起因在于信长公。他对浅井长政公连招呼都不打，就企



1 河内，今大阪府东部周边。

2 这两首谣曲皆见于《闲吟集》。

3 日本战国时代的一场战役。织田、德川联军与浅井、朝仓联军于元龟元年（1570）六月二十八日在近江国浅井郡姊川河原会战。

图吞并越前朝仓的领地。说到浅井家族的发展史，从上上代的浅井亮政公开始就得到朝仓的声援合作，才逐渐兴旺起来，后来又一直得到朝仓的恩惠。于是，首先发难的是已经隐退的下野守久政公，他说道：“当初织田家打算与浅井家联姻的时候，信长公信誓旦旦地表示对越前朝仓的领地绝不染指。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撕毁协议，对浅井主君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发动进攻。这种做法实在岂有此理！信长这个家伙言而无信。”于是，他跑到长政公的宅邸，把近臣以及旁系家臣都召集起来，气势汹汹地说道：“信长竖子，很快就要攻城，试图灭掉越前。现在，趁着越前国城池尚坚固之时，我们应与朝仓联合征讨信长。”然而，长政公和众家臣听了下野久政公的话后，一时无语，此时有人说道：“信长公撕毁誓约固然可恨，但朝仓凭借两家有协议，对织田家十分无礼。尤其信长公经常进京，但越前国一次也没有派遣使节前往问候，这对朝廷和其他将军也是大不敬。既然要与织田为敌，即使与朝仓联合作战，也未必有胜算。当务之下，不如派千人部队象征性地支援朝仓，同时对织田方面巧妙应对。”多数人持这种意见。然而，下野守久政公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更是怒气冲冲，怒目而视所有在座的武

士，声色俱厉地怒斥道：“你们这些低级武士都胡说些什么啊？即使现在的信长凶神恶煞，难道我们就把世世代代的恩惠抛之脑后吗？在朝仓家有难的时候，我们就对他们忘恩负义吗？如果你们这样做，武士之英名将遗臭万年！这难道不是浅井家族的耻辱吗？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绝不会做这种相悖礼义、有辱门风的事！”老臣们忙劝解道：“好啦，好啦，您先别这么说，大家还是一起慎重商量一下。”下野守久政公依然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说道：“你们都嫌我这个老头给你们添乱，难道要我在这里剖腹吗？”当然，老人非常重情义，他的话，大家也都是洗耳恭听，不过他一直就带着家臣们瞧不起自己的偏见，再加上他给儿子介绍的那个小姐儿子看不上，后来又娶了阿市，这桩事至今让他耿耿于怀。目前的事态，他觉得都是儿子不听自己的话才陷入困境。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儿子：“对那个骗子信长还有什么可客气的，他都欺负到自己头上来了，难道我们还要退缩不成？你不就是被老婆的可怜相绑住了手脚，才不敢与织田家针锋相对的吗？”久政公的这一番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长政公的旁敲侧击。备前守长政公默不作声地听完父亲和众家臣的争论，最后长叹一口气，斩钉截铁

地说道：“父亲言之有理，我虽然是信长家族的女婿，但不能辜负祖上之恩德。我手里的誓约明天就派人送回织田家。即使信长如狼似虎，气焰嚣张，也要和越前同心戮力，与他决一雌雄。我就不相信，我们就战胜不了他吗？”听了备前守长政公的表态，大家都做好决一死战的决心。

此后，每当商议军机大事时，久政公和长政公总是意见不一，从而出现感情上的冲突争执。长政公具有名将器量，平时气量非凡，骁勇善战，主张对兵贵神速的信长速战速决，不能磨磨蹭蹭，贻误战机，我军应该主动出击，但久政公大概因为年事已高，主张谨慎从事，认为长政公的意见会导致战局的不利。

信长公由越前回到京都时，那段时间就已经占据朝仓，占领美浓，攻克岐阜。如此一来，他就会立即挥兵直下，但江南有佐佐木六角家族盘踞，恐难以通过，如果这期间浅井方面夺回岐阜，在佐和山正面以逸待劳，养精蓄锐，那样的话，取信长公首级如探囊取物。长政公经过周密盘算，便派使者前往朝仓商议，但朝仓的一乘谷官邸里也都是一些慢条斯理的人，说派兵远征美浓，万一被敌军包抄，那就无法脱身。义景公为首，所有的人都不赞成长政公的计谋。他们甚至在回信中说：

“信长必定要攻打小谷城，届时当率本国之兵前往增援。”于是，长政公精心策划的计谋就这样付之流水。当长政公听到使者的报告后，无限感叹道：“啊，连朝仓也说这种不急不慢的话。我算是明白了义景的为人。这样优柔寡断要想战胜运兵神疾的信长，恐怕连十分之一的胜算都没有。与父亲刚刚说过的这种‘饭桶’合作，说明我也命中注定走到尽头了。”他当时就已经做好思想准备，浅井家族以及自己的生命都日落西山了。

之后，发生了姊川、坂本战役，虽曾一度议和停战，但很快和谈破裂。浅井家的领地被织田方面逐渐蚕食占领，日益缩小。正如长政公所言，就两三年的时间，佐和山、横山、大尾、浅妻、官部、山本、大嵩等城池被攻拔，小谷城成为一座孤城，只见敌军在城下密密麻麻地铺开。进攻的有六万多骑兵，如铁桶般包围小谷城，恐怕连一只蚂蚁也爬不出去。信长公是统领，还有柴田修理亮殿、丹羽五郎左卫门殿、佐久间右卫门尉殿等几员虎将也参加战斗。太閤殿下当时名为木下藤吉郎，在城后大约八丁¹的虎御前山上安营扎寨，观察战况。浅井方面

■
1 丁，长度单位，一丁约为 109 米。